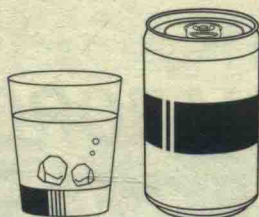


真幌駅前 狂騒曲



多田・行天

行天。おまえも俺も、自分のなかの暗闇に沈むことには失敗してみたいだぞ。愉快的な気持ちがかみあげてきて、多田は笑った。
あんなに、だれともかわりたくない、一人でいたいと願ったことがあったのに。
便利屋稼業をしていたら、この町でひたすら生きていたら、いつのまにかまた、一人ではなくなっていたんだ。



〔日〕三浦紫苑——著
李建云——译

MAHORO EKIMAE

三浦しをん

便利屋稼業で大切なのは、地雷をなるべく避けることだ。

便利屋は、他人の家に入りこんで仕事をする。必然的に、依頼主やその家庭の、個人的な事情が垣間見えてしまうことが多い。顧客の事情に首をつっこまないのが、便利屋のたしなみだ。

文
景

まほろ駅前

狂騒曲

真幌站前

狂骚曲



[日]
三浦紫苑

著

李建云

译

社科新知 文艺新潮

真幌站前狂骚曲

[日]三浦紫苑 著 李建云 译

出品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田肖霞 卢茗

封扉设计：@broussaille私制

出品：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

出版发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制版：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本：890mm×1240mm 1/32

印张：11.75 字数：254,000 插页：2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39.00元

ISBN：978-7-208-13511-6 / I·147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真幌站前狂骚曲 / (日)三浦紫苑著；李建云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ISBN 978-7-208-13511-6

I.①真… II.①三… ②李… III.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1288号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52187586

序言 | 真幌站前故事，关于忘却和记住

和《真幌站前多田便利屋》的邂逅始于2007年，当时三浦紫苑对中国读者来说是个陌生的名字。只知道此书获了直木奖，在不带先入观的情况下读完了封面印着“好彩”香烟照片的日文原书，既有微妙的感动，也有浅浅的诧异。这样一部带有强烈日本动漫风格的小说，居然坐了直木奖的宝座，究其原因，也许是故事轻盈却不轻飘，在细处拨动读者的心弦。因那种细微难言的感动，我接下了这本书的翻译。

当年的直木奖评审之一井上厦说：“（本作）很好地描写了城市的风貌和人们的存在，是友情小说的佳作，也是清新的成长小说，让人不禁为之叹一声。”五木宽之的评语则是：“很棒的小说。但这位作家的本领也许在其他类型的小说上。我有种预感，她会有意想不到的七十二般变化，我相信这份预感，投了一票。”

三浦紫苑不负评审们的期许，在之后又写出了《哪啊哪啊神去村》《木暮庄物语》《编舟记》等佳作，其中《编舟记》更在2012年获得书店大奖。该奖项由日本全国的书店店员投票产生，具有很强的读者代表性和引导力。如果说书店大奖等于畅销书，并不为过。在三浦接连不断的创作下，真幌站前系列也并未止于

一本书，2009年的《真幌站前番外地》，2013年的《真幌站前狂骚曲》，均在日本创下不俗的销量。三部曲分别改编成影视，由瑛太和松田龙平担纲主演，更使真幌站前系列拥有了广大的受众。

真幌站前系列故事，说来简单，主要因素有二，城市与人。虚构的“真幌市”，据说原型是作家本人居住的东京都町田市。“真幌市不仅是东京西南部最大的住宅区，同时也是娱乐街，电器街，书店街，学生街。（中略）也就是说，从摇篮到墓地的一生，都可在真幌市内找到归宿。生为真幌市民的人很难离开真幌市。就算一度离开，重回这里的比率也颇高。”

所以故事的一开始便是“回归”。在真幌经营便利屋的多田启介，离婚无子，住在办公兼住家的旧公寓里，某次外出工作，他偶遇重返真幌的高中同学行天春彦。行天过去和现在都是个怪人，其怪法则有些变化。声称无处可去的行天住进了多田的房间，这一赖便是天长日久的样子。

便利屋等于是“万事屋”，预设的业务范围包括修理、打扫、搬运等杂活儿，人们不想干的家务都可以委托便利屋解决。实际上，多田便利屋的业务范围相当有弹性，多田和“助手”行天在真幌系列的第一本书里做了以下工作：给狗寻找新主人、接送孩子上补习班、监视和记录公车运营情况、收容逃避媒体骚扰的少女……看似杂活的工作伴随着似是而非的侦探性质，他们不断邂逅埋藏在日常中的小小谜团，为解谜做了大量业务范围外的“无用功”，结果是帮助了那些需要外力相帮却没能出声求援的人们。便利屋的存在，因此成了一些真幌市民从实务到内心的倚仗。

真幌站前三部曲是吵吵闹闹的轻喜剧，众多异色人物在其中

穿行。在风月场所工作的露露与海茜，格外老成的小学生由良，在母亲面前扮演好青年的黑社会头目阿星，对公车班次怀有执念的老冈……这群人和他们引发的故事如同一串色彩斑斓的珠子，多田和行天则是串珠的线。多田性格笃实，顾全身为便利屋的形象却时常崩盘；行天则特立独行，不在意他人眼光，也全无蹭吃蹭喝就该干活回报的自觉。尽管多田一直唠叨着让行天赶紧离开，实际上两个人形成了奇妙的默契关系，便利屋若缺了其中一个，都无法成立。模拟侦探的行径乍看搞笑，每当事件解决，读者会忍不住感到些微暖意，并对偶尔泄露一丝半点的多田与行天的过往惴惴好奇。是的，这是两名各怀伤痛的男子。务实如多田，不羁如行天，都曾在过去的人生中被损毁和伤害。活下去就意味着怀抱不堪的记忆而活，装作忘却，不去触碰。活下去还意味着记住正在发生的每一件事，记住那些短暂的温熙。

“幸福是会重生的。”这番话是《真幌站前多田便利屋》中多田的内心独白。而这番认识的产生，显然与不讨喜的蹭住人行天有关。就算多田不承认，他也在与行天的接触中被点点滴滴地改变着。随着故事的进展，多田认识到，“行天身上怀有某种黑暗的东西，他一直在同这东西进行殊死搏斗。”（《真幌站前番外地》）。“（行天）平日里净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装作对人情的微妙一窍不通，但其实并非如此。他是在默默地观察着，有时付诸大胆的言行，绝不会弃濒临危机的人于不顾。紧要关头，他甚至会不顾自身安危，挺身守护某个人。”（《真幌站前狂骚曲》）

也许是受到行天的潜移默化，多田从故事之初的自我封闭，显出了愈来愈浓的人情味，那是原本就存在于他内心的温厚善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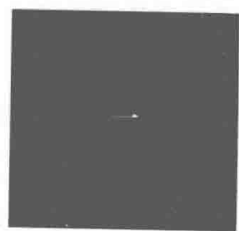
“你还有机会去爱别人。你能把自己没能得到的东西，完全用你所希望的形式重新给某个人。你还有这样的机会。”（《真幌站前多田便利屋》）他对小学生由良的急切言辞，也是对自己乃至行天的呼喊。大道理说完，他又会开始对行天百般嫌弃，开启“便利屋和忠犬助手”的相互吐槽模式。

影视版的真幌站前系列，多田和行天的拥趸恐怕各占一半。多田的自嘲与寂寥，行天的黑暗与光彩，相互映衬下格外醒目，这也是系列三本书的魅力所在。有时候一则小说之所以动人，并非因为故事本身或叙事手段，而在于其中的人物。在这个意义上，三浦紫苑塑造了多田与行天这对搭档，是写作者的大成功，读过的人都会有所感。

时隔八年，作为真幌站前三部曲的策划编辑，有幸与多田和行天重逢，对当年的译文做出修订。真幌系列的后两部由前辈译者李建云担任翻译，她的译文活泼流畅，值得一读，在此表示感谢。我和同事一起编这套书，尽力让它以最好的面貌呈现，校读文稿的过程中，随着书中人物忽喜忽悲，感到自己与这套书和书中的两人，真是有某种缘分。也希望更多读者与他们相识，被他们感动。

田肖霞

2015-6



多田便利屋无惊无险地，换个词，就是不好不坏地迎来了新的一年。

多田启介在真幌市开展的便利屋生意，没怎么受景气波浪左右，尽管处于低空飞行状态，但收益好歹有所增加。大赚特赚虽然做不到，却靠着踏实稳健的经营作风博得了信任。

证据便是，位于老式商住楼内的事务所的矮几上，摆放着炖菜、鱼糕及日本酒等物品。

“多田先生，两个大男人过年也没怎么办年货吧？这些请你们吃，至少过一个悠闲的新年。来年也请多多关照！”

正如这封短信所言，这些是来自四面八方的顾客的馈赠。虽说也感觉这与其说是信任的佐证，不如说是受到同情的结果，唉，也是一番心意吧！

地处东京都西南部的真幌市，是拥有三十万人口的一大住宅城。在JR八王子线与私铁箱根急行线（通称“箱急”）交叉而过的真幌站前，矗立着好几幢百货大楼，商业街上也充满了活力；坐箱急到新宿只需三十分钟，因此，面向年轻的工薪家庭的大型公寓楼也正在如火如荼地建造当中。

离车站稍远处，有一片密集的独栋住宅区。那是将旱田和小山冈改造成住宅用地后建的房子，在泡沫经济时期达到顶峰，因此也有些房子筑龄超过三十年。现如今，很多情形是，孩子独立了，丈夫又从公司退了休，只有夫妇俩住在里面。

多田出生成长的地方，也是真幌市内的商品房。多田进汽车公司工作后，他父母趁机卖掉房子，回了共同的故乡——长野，而今耕种着一小块田地，身体似乎还硬朗。

多田和父母，关系不好不坏，不过不太交流，顶多就是偶尔打个电话报告近况，或从父母那里收到难看的蔬菜。多田几乎不会做菜，因此蔬菜基本上做成沙拉，无论细细的萝卜还是卷得松松垮垮的卷心菜，一味地切碎了淋上蛋黄酱食用。虽然感觉成了一条虫子，但体念到父母的一番心意，又不好丢弃。白菜和南瓜到底还是焯了吃。

多田曾在和妻子离婚之际大受打击，以为再也无法恢复了。不过以为归以为，现如今仍旧顽强地活着、生活着，但从公司辞职，开了这间便利屋，或许可以说，同妻子的种种纠葛是远因。他搬出和妻子住过的那套杉并区的公寓，刚回到真幌市的那阵子，跟谁都不想深入交往。他父母了解离婚情由，大概也明白了多田的这种心思吧，他们只是从长野委婉地表示了含蓄的担心，并没有跑来横加干涉的意思。

不过，真幌市并非只有公寓和独栋住宅。在郊区，还留有杂树林和田园地带。尽管不断遭到住宅区的蚕食，可牛棚和牧场都还有；也分布着好几处大学校园，面向学生的公寓也可谓盖了无数间。

连接郊区及住宅区跟真幌站前的，是横滨中央交通（简称“横中”）的公交车。公交线路如同蛛网一般遍布市内，橙黄色的车身对真幌市民而言，就是熟悉的双脚。

真幌市居住着境遇各色各样的人们，单纯用“住宅城”一词无法完全概括。在这里，既有正在养育孩子的年轻夫妇，也有老人，有学生；还有继承了祖上代代相传的土地，从事第一产业^[1]的人，以及到东京都中心的公司上班的人。

而许多人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在完成微不足道的一桩杂事时，就会想，要是能找谁帮个忙就好了！当把养老金手册掉在沉重的衣柜背后时，当必须打扫庭院却提不起干劲时，当想去超市购物却意外闪了腰时。

这时便轮到多田便利屋出场了。

幸亏居住着处境与情况形形色色的人们，多田才能在真幌市作为便利屋生活下去。

和往年一样，岁末，大扫除的委托蜂拥而至，在慌张忙乱中度过了。才一开年，又和往年一样，开始门可罗雀了。便利屋在新年门前饰有松枝期间^[2]是谈不上工作的。今年也是，只在一月四日接到过一单事出突然的看护小孩的委托，其余每一天，就是把冷冻的炖菜用微波炉加加热吃下肚。“但愿清闲无事，静待门松撒下！”——一面这样祈祷着一面悠然睡觉过个年，也快到结愿的日子了。只要今天一月七日平稳度过，就说明神明确实听见

[1] 农林渔矿，从自然界直接获取财富的产业。——译注，以下同

[2] 日本民俗，元旦至一月七日或十五日，在门前装饰门松，相传在此期间门神在家中。

了多田的小小愿望。

然而，此地却有一个男人搅乱多田内心的安宁。

“喂，多田，烫个酒呀！”

是行天春彦。他正趴在事务所的沙发上，拿炖菜当下酒菜，时不时歪歪杯子抿一口。大概是决意体现懒年应有的过法，连日来，除上厕所外，没见他有过直立的姿态。

“凭什么叫我烫？就喝冷的不行吗？”

“冷死了，这间屋子。为啥隔一个钟头关暖炉？”

“节约经费。”

“穷到骨子里了。”

待在这里吃闲饭居然还敢抱怨，多田抓起掉在地板上的毯子粗鲁地朝行天砸去。行天蠕动着扯过毯子卷在身上，照旧躺着，心满意足地继续喝他的酒。只见他巧妙地仅仅只是抬起头，一滴不洒地从杯子里抿酒。这种稀奇古怪的地方倒灵巧得很！

多田隔着矮几在对面的沙发上坐下，叹了口气。

“这个——行天，自从你跑过来，到这个新年，居然都已经是第三年啰！”

“都这么长时间啦！”

“你就没想过想点办法吗？”

“什么叫想点办法？”

“我是说找工作找房子。”

行天坐起身，拿起一次性筷子，一边往盛炖菜的盘子里伸筷子，一边说道：“工作的话，我在给多田你帮忙；房子的话，这里不就有吗？”一副不可思议的神情。

“这里是我的事务所兼住家！早都年过三十了，可瞧你那副熊样，就不觉得难为情吗，你?!”

“一点也不。”

“我觉得难为情。你的存在，该怎么跟各位顾客解释，这问题总让我头疼。”

“高中同学。”行天说着用筷子指指自己，又指指多田。

“一般人不会只因为是高中同学，就让一个来路不明的男人混吃混喝三年的。”

“可是实际上，我跟你也只能说是同学，有什么办法?”

行天从一升瓶^[1]往杯里添酒，也给多田的杯里满上了，本意固然好，可洒了很多到矮几上，害得多田赶紧拿抹布来擦拭；行天则满不在乎地吃炖菜，喝酒。

“你要是这么在意客人的目光，就说‘其实是分开很久的双胞胎弟弟’得了。”

“也不管明明压根儿一点不像?”

“听说因为老大不小了还啃老，被送去寄养的人家给轰出来了。哎呀，我也正头疼呢！哈哈！”

行天兀自继续按照双胞胎的设定演戏。多田揉了揉眉头，一口气喝光了杯中酒。

在都立真幌高中的时候，他跟行天的确是同学。那已是近二十年前的事。但是，他们不是朋友，甚至不曾交谈。

没想到，两年前的新年里偶然重逢，行天顺理成章地跑到事

[1] 日本酒的酒瓶有 720 毫升和 1800 毫升两种，此为后者。

务所里待着不走了，一直到现在。在整整两年中，多田被行天那疯疯癫癫的言行弄得团团转。

当初，听行天说他没地方可去，多田没多想便允许他住下了。也由于高中时代的那件事让他对行天多少感到有些歉疚。他想，反正也没什么东西怕人偷的，随他去好了。那段时间，同妻子的种种纠葛还拖着尾巴，多田完全是破罐子破摔，对一切都无所谓。

这阵子才终于感到似乎能够真正地向前迈步了，觉得似乎能够允许自己追求光明的东西、温暖的东西了。心境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变化，行天的疯疯癫癫也可说是原因之一，在这一点上，多田也很感谢他。

但是，吃闲饭吃到第三个年头，再怎么说也太长了点吧？

多田再次重重地叹了口气。对行天讲常识，那才真叫徒劳到了骨子里。虽然多田通过和行天的共同生活，被强行培养出了达观与宽容的精神，但一想到跟这个既非家人也非情人又不是朋友的男人一起迎来了第三个新年，他就实在忍不住长叹。

“行了行了，最好别太纠结细节啦！”

行天一只手端着杯子，一只手拿着筷子忙不迭地往返于炖菜的盘子和嘴巴之间。“没有一个通俗易懂的理由跟关系，就不能跟谁一块儿住，这么想的家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走运的。他们肯定想都没想过，世上还有这样的人存在，那些人没有面子好维护，也没有财产好保护，除了‘顺理成章’之外，找不到别的行动原理。要是实在需要向人们解释，你就马马虎虎大胆地说‘我们是双胞胎’。”

行天说得头头是道，可多田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别的事情。

“行天，你怎么光挑魔芋吃？”

“嗯——咽起来……？”

“吃东西要嚼一嚼呀！”

毫无预兆地，事务所的门开了，随着一声“新年快乐哦”，两个女人闯了进来。是在真幌车站背后当妓女的露露和海茜。体形太过丰满，活像“绳文维纳斯”^[1]的露露，在一条钉满金色珠片的活像铠甲的连衣裙外面披了一件人造皮草；脚上的细跟鞋是银色的；没戴手镯，手里抱着吉娃娃，吉娃娃身上系着红白相间的花纸绳。虽说她大白天就花枝招展的模样已是司空见惯，不过今天尤其隆重，看样子是新年的特别装扮。

海茜比露露讲常识，她身形瘦削，黑毛衣配蓝色牛仔裤，一身朴素的打扮；手里拿着一个大保鲜盒。

“两位便利屋先生呀，果然冷冷清清地两个人过新年哦！”

露露往矮几上面扫了一眼，硬是挤到多田身边坐下了，吉娃娃小花乖乖地趴在露露膝头。

“没什么冷清的啊！”行天一边挪动屁股给海茜腾地方，一边反驳说，“年糕汤什么的过年菜也吃了。”

行天，算我求你了，闭嘴吧！多田在心里念道。你如果是指昨晚吃的东西的话，那可不叫年糕汤，那叫杂烩粥，而且还是你在便利店买的速食包。

“怎么有两个镜饼^[2]？”

[1] 日本山形县出土的一件女神像，被认定为日本陶偶类第四尊国宝。创作于四千五百多年前的绳文时代中期。

[2] 日本民间正月供神的圆形年糕，一般为大小各一，叠放在一起。

海茜在行天身旁坐下，诧异地问道。矮几上摆着真空包装的镜饼，不知为何，矮几的对角线上排列了两个。这也是行天从便利店买回来的东西。

“你们带一个回去也行呀！”

行天大方地说。他把渴望的目光对准了海茜的保鲜盒。

“对了，我做了醋拌萝卜丝带过来。”海茜打开保鲜盒的盖子，把菜放在矮几上。雪白与橙黄相间，煞是醒目。

“就因为切细丝，切得我手腕的肌肉都痛了哦！”露露自豪地一挺胸，“来，吃吃看哦！”

多田道声谢，伸出了筷子。酸酸甜甜的味道令下巴根一阵钝痛，喝酒喝得发热的嘴里感觉十分清爽。行天也像吃荞麦面那样一根根地吞着醋拌萝卜丝，大概又在享受食物通过喉咙的感觉吧？

露露和海茜自说自话地从厨房拿来杯子，也喝起酒来。

“你们能喜欢醋拌萝卜丝，太好了！”海茜微笑着说，“好像有相当一部分男人讨厌醋的味道，所以我还担心呢！”

“要是两位便利屋先生不吃哦，我们就要被这醋拌萝卜丝搞得窒息而死了哦！”露露把脸别开，不再对着保鲜盒，“从元旦开始，我跟海茜就净吃醋拌萝卜丝了哦！已经看都不想多看一眼。”

“为什么做了那么多？”多田问。

好吃归好吃，可也没必要大做特做，多到令人窒息的程度吧？

“谁叫我们输给了‘卖火柴的小女孩战术’呢哦！”露露扭着身子说。

“有什么办法呢，露露，谁叫那天是除夕夜呢！”海茜叹息道。

据两人说明，就在即将进入新年的时刻，她们俩收工后朝公